

吳爾芙的《歐蘭朵：一部傳記》中譯在 台灣的變形記[◆]

李根芳*

摘 要

吳爾芙在世界文學的經典地位毋庸置疑。她於 1928 年所發表的《歐蘭朵：一部傳記》(*Orlando: A Biography*)，一方面有傳記作品的考據之實，另一方面又展現了跨越文類疆界，以詼諧戲謔筆法打破現實與虛擬界限的高度創意。這部作品的中譯與 1993 年改編電影問世不無關係，迄今共有四個中譯本。本論文試圖藉由法國符號學家惹內 (Gérard Genette) 的「附文本」(paratexts)、翻譯學者雷飛維 (André Lefevere) 「翻譯為重寫」等概念，來探討不同時期各家譯者與各個出版社所「包裝操縱」的吳爾芙，如何打造出各種不同形貌的《歐蘭朵：一部傳記》，學者單德興所提出的「雙重脈絡化」的概念適切地點出了譯者之責，有助於進一步釐清譯作的定位。本論文希望藉由惹內對「附文本」的討論，首先檢視原作中吳爾芙如何利用各類附文本，遊走跨越文類疆界，打破現實與虛構的界限，凸顯出附文本與正文的交互映照，開啟了多重解讀的可能性；其次再檢視譯文重寫者，如何利用各種出版機制及版面設計等各類附文本，形塑我們對一部作品的認識，藉由雷飛維對翻譯即重寫的討論，來剖析譯作在經過重新詮釋與重寫者的操縱後，如何產生新的意義與影響。

*本論文為筆者 99-101 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 (99-2410-H-003-012-MY2) 部分研究成果。筆者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

* 本文 101 年 9 月 28 日收件；102 年 5 月 9 日審查通過。
李根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所副教授。
E-mail: kenfanglee@gmail.com

關鍵詞：吳爾芙、《歐蘭朵：一部傳記》、單德興、雙重脈絡化、惹內、附文本、雷飛維、翻譯即重寫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Virginia Woolf's *Orlando* in Taiwan

Ken-fang Lee*

ABSTRACT

Virginia Woolf with her great talent as a writer and thinker has achieved canonical status in world literatur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he wa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modernist writ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her works continue to have an impact in today's world. When Virginia Woolf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Taiwan's readers in 1960, her works were indeed seen as a stimulus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production, but it wasn't until the 1990s that Woolf's works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on a larger scale and became more widely acknowledged by Taiwan's readership. However, only certain novels were translated and in some cases, a single text gave rise to three or four different translations. The film productions of *Orlando* (1993) and *The Hours* (2003)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Woolf's popularity in Taiwan. This article will attempt to examine *Orlando*, one of her most popular works in Taiwan, and investigate how different translators render this witty and poetic text. *Orlando* was first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1993, the same year the film version was released in Taiwan, and since then, four more versions of the work have appeared on the market (the most recent one being released in 2008). Why did the publishers want to produce different versions? What *images* do these four translations represent? Wha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do the translators adopt in order to deal with Woolf's innovative style? This study appli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Gérard Genette and of André Lefever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four recent translations of Virginia Woolf's *Orlando*. In addition, Shan Te-hsing's concept of "double contextualization" fittingly explains how a translated work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target culture. It is hoped that this case study can shed new light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aiwan in particular an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general.

KEYWORDS: Virginia Woolf, *Orlando*, Shan Te-hsing, double contextualization, Gérard Genette, paratexts,

* Ken-fang Lee,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kenfanglee@gmail.com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as re-writing

吳爾芙的作品在台灣頗具知名度，其影響力大概在女性主義思潮與女性創作等方面最具代表性，不過她的作品真正被大量翻譯成中文，卻是近二十年來的事。而且她的作品雖然相當豐富，但早期出版者在選取翻譯她的作品時，大多集中在小說作品，特別是《達洛威夫人》(*Mrs. Dalloway*)、《歐蘭朵：一部傳記》(*Orlando: A Biography*)、《燈塔行》(*To the Lighthouse*)，以及論文集《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分別有數個譯本。¹ 其他許多重要著作，如象徵她的寫作志業處女航的第一部小說《出航》(*The Voyage Out*)、描寫男女情感與社會階層限制的《夜與日》(*Night and Day*)、對歷史與英國社會反思的《歲月》(*The Years*)等均付之闕如，遑論反應其私密情感的大量書信與日記、手札等。書信、日記等屬於私密性文類，這些在文學史上原本就屬於較不受重視的次要文類，似乎更難以中文風貌與台灣讀者見面（不過在大陸，其日記與書信均有選集面世），她的文學評論在歐美文壇也頗具一格，寫作風格又與小說大異其趣，目前在台灣所出版的評論作品均為大陸譯者的譯作。

從翻譯研究的角度來審視吳爾芙的作品，或許可看作是近來人文學科研究的新興趨勢。2002年所出版的《吳爾芙在歐洲的接受》(*Reception of Virginia Woolf in Europe*)即有數篇文章探討吳爾芙作品被譯成其他語言時，對目標語文化所造成的影響；2007年法國學者夏洛特·波索(*Charlotte Bosseaux*)亦從法文翻譯如何處理吳爾芙小說的敘事觀點為題，出版了《感覺如何？翻譯中的觀點：以吳爾芙作品法譯為例》(*How Does it Feel? Point of View in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Virginia Woolf into French*)。不容否認的是，翻譯研究近數十年來有了長足的發展，美國重要人文研究學會 MLA 在 2009 年亦以翻譯為主題，做為會長論壇主題，其題目即訂為「在全球脈絡下翻譯的職責」(*The Task of Translation in the Global Context*)，涵蓋

¹ 吳爾芙歷來作品中譯請參見本文附錄一之整理。由於大陸譯本另有其規範及附文本的呈現方式，未來期望另外撰文分析，此篇論文仍以台灣歷年來譯本為分析對象。楊莉馨所撰《20世紀文壇上的英倫百合：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中國》，對吳爾芙的接受與譯介有全面的介紹。《奧蘭多：一部傳記》是 *Orlando: A Biography* 目前唯一的簡體字譯本，由哈爾濱出版社 1994 年發行，譯者韋虹。

的主題包括有：為什麼翻譯？誰來翻譯？譯者需要知道什麼？翻譯理論、翻譯史、翻譯實踐對學習文學及語言的學生能提供什麼啟發等等。² 若就西方的翻譯理論而言，從六、七〇年代的「語言學轉向」到八、九〇年代的「文化轉向」，不僅深化了翻譯研究的討論層次，也使翻譯研究「跨領域、跨文化、跨學科」的面貌更加清晰，近來更有學者陸續提出翻譯研究的「社會學轉向」、「經濟學轉向」及「倫理轉向」，以不同的理論路徑取向豐富了翻譯研究的諸多可能性。

當前在台灣的翻譯研究，除了以翻譯做為隱喻，探討文化交流與理論旅行之外，對於台灣中譯作品實質探討仍稍嫌欠缺，證諸翻譯學者赫門（Theo Hermans）、雷飛維（André Lefevere）、平姆（Anthony Pym）在發展其理論時，無不援用具體翻譯事例及翻譯史上諸多譯作以為舉證，因此本論文擬就英國現代主義重要作家維吉妮亞·吳爾芙的作品《歐蘭朵：一部傳記》（*Orlando: A Biography*）在台灣的中譯進行剖析，以進一步深化台灣之翻譯研究。作為現代主義的代表作家，吳爾芙的創作主題隨著不同時代的關注而得以從不同角度切入研究，其作品確實如一座豐富的寶庫，提供我們源源不絕的研究素材。那麼，在中文語境的吳爾芙究竟是如何受到台灣當代文化政治所影響、再現呢？本項研究試圖藉由法國符號學家惹內（Gérard Genette）的「附文本」（paratexts）、翻譯研究學者雷飛維的「翻譯即重寫」與台灣學者單德興的「雙重脈絡化」等概念，來探討不同時期的不同譯者與不同出版社所「包裝操縱」的吳爾芙，如何打造出各種不同形貌的《歐蘭朵：一部傳記》。

美國翻譯學者雷飛維主張翻譯是一種「重寫」（re-writing），他認為重寫即是一種操縱的行為，有其效力及影響。雷飛維從受到俄國形式主義啟發而開展的「系統」理論出發，強調文學做為一種系統，包括了文本以及閱讀、書寫及重寫的人為作用者，因此是一種受到多方因素操縱的人為系統。不論是譯者、批評家、歷史學者、編輯、精選集編著者、文學教師，都可看作是這個系統的重寫者，他們或許選擇配合系統，順

² 可參見美國現代語言學會的相關網頁介紹，論文並結集於其機關刊物 *Profession*（2010）。

應系統的價值觀、美學判準及意識形態，但也可能選擇反抗系統的規範，另闢蹊徑，而開創出新的美學觀或是不同的價值判準（1992）。他的「操縱學派」（Manipulation School）理論在翻譯學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及應用，主要論點在《翻譯，重寫及文學聲譽的操縱》（*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書有較完整的發揮闡釋，但是他是從宏觀的方式來檢視重寫者如何來操縱包裝文學作品，至於較細緻的操作方式及翻譯策略，則未見更深入的分析。因此，本論文希望藉由惹內對「附文本」的討論，首先來檢視原作的附文本，剖析吳爾芙如何利用各類附文本，遊走跨越文類疆界，打破現實與虛構的界限，凸顯出附文本與正文的交互映照，開啟了多重解讀的可能性；其次檢視譯文重寫者如何利用各種出版機制及書籍版面等各類附文本，形塑我們對一部作品的認識；最後就譯文的附文本及正文做進一步的文本分析，藉由細部的文本與附文本討論，來檢視不同譯者／重寫者如何解讀、包裝原作。論文延續雷飛維的看法，重點不在於尊原文貶譯文，而是強調在不同的脈絡下，譯文如何產生種種變化，並主張譯者／重寫者若能以「雙重脈絡化」為職志，就能為譯語文化帶來更深刻豐富的刺激與啟發。

一、惹內的「附文本」概念

依照惹內的定義，一部文學作品基本上由文本構成，但是這個文本幾乎不可能是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眼前，而勢必是由某種方式包裝，加上其他訊息展現出來，例如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前言及插圖等，有時還有註解、照片、評論或作者書信及日記等相關資料，這些附加的文本就是「附文本」。附文本像是「門檻」（threshold），介於內、外之間，是個「未定義區」（undefined zone），向內則是內文本本身，向外則指涉了有關文本的外在論述，如文類、作者生平及評論等（Genette 1-3）。惹內更進一步將附文本區分成「內文本」（peritext）、「外文本」（epitext）：內文本包括一本書除了正文以外的其他訊息（7）；外文本顧名思義是在書本

之外的一切相關訊息，也許是作者的受訪記錄、刊登在報章雜誌上的評論，又可分成「公開的外文本」(public epitext)及「私密的外文本」(private epitext)。公開的外文本有可能出自出版者，帶有行銷的目的；也有可能是作者公開的意見或訪問，至於私密的外文本則包括作者與其他人的信函、個人日記等 (Genette 344-46)。

由於附文本有很明確的功能性，主要目的即在於彰顯作品的意義，幫助讀者掌握書中的真諦，因此附文本基本上是異質的、輔助的，為的就是要烘托正文 (Genette 12, 407)。正文的地位通常不易動搖，換言之，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不同的版本也只能就字體或編排做調整，但是附文本卻能因時制宜，配合不同的時空背景，為正文作注說明，甚至在導言或註解裡提供不同解讀文本的方式與途徑。因此，附文本和正文就形成了有趣而靈活的辯證關係，在某種程度上也決定了讀者如何理解、接受一部文學作品及其定位。惹內在結語強調，隨著符號學及文學理論的發展，批評者、作者、讀者及出版者逐漸認知到附文本也是一種論述；既然是論述，則受到論述的規範，而不是立場超然的意義文本。附文本和文學正文相輔相成，形成了一個意義的有機體，而附文本的「門檻」角色讓我們在閱讀經驗中，更加意識到意義建構是個流動的過程，在內外之間不斷游移、來回張望 (Genette 407-10)。

二、吳爾芙的跨文類嘗試

《歐蘭朵：一部傳記》一書最早於 1928 年由吳爾芙夫婦創辦的霍格斯出版社 (Hogarth Press) 出版。她在 1926 年完成《燈塔行》之後，亟須從沈重的自剖與自我治療的書寫過程裡解脫，於是選擇用輕鬆戲謔的筆法，進行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創作實驗。

在吳爾芙眾多作品中，《歐蘭朵：一部傳記》是風格殊異的跨界之作。一方面它是一部傳記，以英國歷史為背景，個人自我成長歷程及國家大歷史互相映照；另一方面又大量穿插著虛構與幻想，把性別轉變及縱橫

數百年長生不老的神話傳說，交織成一場跨越時空與性別的華麗冒險。小說主軸是吳爾芙以女性情人兼至交薇塔·塞克維爾-維斯特（Vita Sackville-West）為主角所創作的傳記。作品完成後，她題獻給薇塔，並在作品裡附上多幀薇塔及其祖先的照片，薇塔之子奈及爾·尼可森（Nigel Nicolson）稱這部綿延三百年歷史的傳記是文學史上最長、最迷人的情書（201）。吳爾芙用慧黠嘲諷的筆調，寫下歐蘭朵縱橫三百多年英國歷史，經歷男身、女身的生平故事。她參考了塞克維爾-維斯特家族史，把薇塔祖先的豐功偉業也寫入了這本傳記，因此在前幾章，吳爾芙除了描述薇塔十幾歲的生活，也把她的男性先祖的事蹟一併記下。薇塔本人的世界非常多采多姿，她是作家、貴族、旅行者、女同性戀者、母親、外交官的妻子等等，所以為她作傳，以描繪一個人的多重身份認同，真是再恰當不過。既然是傳記，免不了涉及歷史、記憶、個人與群體等大命題，如誰的生命值得記錄？如何書寫才能捕捉真相？吳爾芙作為一個深刻的作家，當然也會思考這些問題，加上為女性作傳，在過去畢竟少見，因此本書就顯得別具意義。

吳爾芙在撰寫這本傳記時，大量參考了薇塔數百年來的家族歷史，巧妙地與軼聞、虛構編織在一起，史實如湯瑪斯·塞克維爾（Thomas Sackville）1586年奉伊莉莎白女王之命到蘇格蘭，晉見蘇格蘭女王瑪麗，告知她即將被處死一事，或是文中所提到諾爾大宅（Knole）中的僕役姓名，都是在塞克維爾家族史確實記載的（Lee, *Novels* 138-46）。不過，吳爾芙在這部作品所呈現的風格，和以往大不相同，她自承是逃逸慣常風格的隨興表演，同時也可看作是她另顯風騷之作（Woolf, *Diary* 114-17）。

英國學者瑞秋·鮑比（Rachel Bowlby）便指出這部作品是吳爾芙的炫技／玄機（showing “off”）之作（xiii-xiv），一方面展現其博學多聞，嫻熟於英國史及傳記書寫的背景，另一方面則是跳脫她慣有的意識流及特具詩意、略帶哀愁憂鬱的沈重風格，以諷刺戲謔筆法大開讀者與文學家的玩笑。雖說是以傳記形式面世，但她又對這種文類極盡調侃之能事，也對史實與虛擬之間的界限不斷嘲弄戲仿。若再加上她父視是以編撰英

國兼具正史及經典地位的《全國傳記辭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而著稱，那麼她對這個文類及歷史、傳記作家的嘲諷，顯然還具有強烈的挑戰父權的意味。

本論文借用惹內的附文本概念來檢視《歐蘭朵：一部傳記》，光是從吳爾芙的原作創作，就可看出她對這些附文本的大加運用，首先就書名來看，《*Orlando: A Biography*》開宗明義地告訴讀者，這是一部傳記，以傳記的文類而言，要求的是真人實事，句句屬實，但是讀者明白這是部小說，而且還是充滿奇思幻想、並不寫實的小說。惹內指出，書名標題的功用旨在(1)指稱／命名作品；(2)標示作品主題；(3)吸引讀者注意(76)。雖然這些功能未必能全部達成，但至少能夠指明標示(identification)一部作品，標題有可能具備了象徵意義，提供線索以幫助讀者了解書中的微言大義，或是用副標題來點出一部作品的文類屬性，如《簡愛》最早的副標題是《一部自傳》(Genette 78-96)，就算讀者未必同意這樣的分類，但作者及出版者的詮釋權畢竟還是有相當的影響力；一名夠細心的讀者自然能發現個中蹊蹺，並試圖去理解作者的用意(Genette 102)。不過，一開始書店確實將《歐蘭朵》陳列在傳記區，而影響了起初的銷售量(Lee, *Virginia Woolf* 509)。很快地，大家都把這部作品看做是小說，之後銷售量便大幅上昇，無論是美國或英國都相當暢銷，使她的收入幾乎較前一年增加一倍(Lee, *Virginia Woolf* 550)。

正如鮑比在1992年牛津出版社版本的導言裡所述，「這部小說——可它真的是小說嗎？——諷刺了傳記和歷史書寫的傳統，更糟的是，它甚至還嘲諷了這類書寫慣有的前言後語，加上了謝辭序言、人名索引、更別提故弄玄虛的假註解，煞有介事地假裝是偽作傳者的偽編輯所作所為」(xii)。在前言的部分，她刻意仿倣史家及作傳者一本正經的口吻，感謝此書撰寫過程中曾給予協助的友人，接著作者馬上告訴我們，這些人有些死了，有些太有名，她不敢貿然列出。當然，這段聲明實際上純屬子虛烏有，之後所列的作家名人都是她半真半假的仰慕對象或親朋好友。

除了前言與註解多所屬虛構外，她還編列了人名、地名索引，羅列了真實與虛擬的人物，如重要作家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約翰·鄧恩（John Donne）、羅伯特·布朗寧（Robert Browning）、丁尼生男爵（Lord Alfred Tennyson），以及無中生有或可以對號入座但名字不同的人的人物，如法薇拉（Favilla）、尤芙蘿辛（Euphrosyne）、格林爵士（Sir Nicholas Green）（影射十六世紀英國作家羅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此人曾為文批評莎士比亞），甚至還有薇塔曾經養過的一隻獵犬皮平（Pippin）。惹內的附文本討論並未觸及索引，但不容否認的是，強調真實性及學術價值的作品通常都會列出索引。吳爾芙對這項附文本的操弄，與整篇作品打破虛實、反諷戲謔的風格一致。

另外一個重要的附文本是書中所附的肖像與照片。從創作本書之始，吳爾芙便清楚定位這部作品是「附插圖之作」（illustrated book），書中除了上述的索引及誌謝前言外，還有多幀肖像或照片，如塞克維爾先祖肖像（充做是歐蘭朵年輕時的肖像）、薇塔自己的照片（充做是歐蘭朵變為女身的現代身影）、吳爾芙九歲的外甥女安潔莉卡（Angelica Bell）在母親凡妮莎·貝爾巧手裝扮下，化身為令歐蘭朵神魂顛倒的俄羅斯公主莎夏的照片。這樣的安排恰恰說明了英文 play 的多重語義：一方面是吳爾芙的「遊戲」，另一方面也是種種「扮演」，打破了公／私領域，把她摯愛的親人與情人寫／嵌入作品裡。這些遊戲／扮演可以視為吳爾芙輕鬆戲謔的展現，但同時有其顛覆挑戰正統歷史傳記書寫的認真用心。肖像與照片真的能更貼近真實嗎？就像是歷史書寫和傳記就一定比小說更加真實可信、接近真理嗎？即便是現實生活的家庭照片，不也是一種有意識的形象呈現，一種刻意的操弄嗎？（Bowlby xix）吳爾芙 1927 年九月構思這部作品時，在日記裡便清楚地寫下：「它應該是真實的；但又是奇幻的。」（Woolf, *Diary* 112）

吳爾芙在附文本的巧思安排，突顯了她對書寫及出版的全面掌握與考察，這與她和丈夫共同經營霍格斯出版社，因此嫻熟出版編排等作業或許不無關係，就如同惹內所強調的，附文本的編排會影響讀者如何理

解一部文學作品。吳爾芙用各種狀似真實傳記的附文本包裝她的嘲諷之作，因此更加強化了戲謔諧仿的對比效果。讚賞者認為這種手法是「文學解放」，無懼地面對生父與文學父親來重塑小說，也為自己在英國小說傳統奠定一席之地（*Squier* 121）；與吳爾芙同時代但向來不欣賞其作品的批評家阿諾·班奈特（*Arnold Bennett*），對這部作品的看法依然相當負面，但也指出了這是「奇思幻想、羅曼史、精緻的玩笑」（引自 *Bowlby* xvi）。

上述的附文本是惹內所定義的「內文本」，至於此作品的「外文本」，無論是在出版當時，或是直到現代的文學批評及研究，都有大量豐富的資料，以訪談、評論、作者日記、通信等方式呈現。惹內在比較「內文本」與「外文本」時，亦指出內文本有時和正文的界限會變得模糊不清，「缺乏內在的疆界」，就如同「外文本」有時也會「欠缺外在的限制」而變得無所不包（2-4）。由於《歐蘭朵：一部傳記》的外文本為數眾多，超出本論文的探討範圍，因此不予討論。

在正文敘事裡，吳爾芙常常大開傳記作家或歷史學家的玩笑。例如，在第二章開頭時，立傳者坦承為歐蘭朵作傳大不易，主要原因在於歐蘭朵經歷了神祕不可解的事件，立傳者故作正經地說：這樁事可能會讓後世史家寫出無數巨冊來研究；各類宗教組織也會受此事啟發因勢而起，以普渡眾生（*Woolf, Orlando* 63）；原來歐蘭朵受情傷刺激，便隱居家中宅邸，結果竟然昏睡了七天七夜，任憑各種噪音都吵不醒他。奇怪的是，這樣的昏睡對他毫無影響，醒來後照常地過活，唯一的改變是他對過去種種似乎記得不太分明（*Woolf, Orlando* 64）。

這部作品是漫漫情話，傾訴了吳爾芙對薇塔的滿腔愛意，但也是嚴謹的批評之作，針砭傳記寫作的謬誤和史學家、學者的故作正經。正如吳爾芙日記裡寫道，《歐蘭朵：一部傳記》是隨興而作，「我要樂趣、我要奇思幻想、我要（這可是認真的）賦與事物戲謔的價值。這樣的情緒縈繞著我。我想寫個故事，在同個脈絡裡，既可談劍橋大學紐恩女子學院，又可談女性運動」（引自 *Bowlby* xlvi）。「歐蘭朵：一部傳記」絕對是部有趣新奇的傳記，帶領著讀者跟隨主人翁一同穿越三百餘年的時

空，經歷忽男忽女的變身冒險。

由於這部文學作品是如此豐富，做為一名譯者顯然更加需要具備「雙重脈絡化」（此處借用學者單德興所衍繹發明的詞彙）的能力，才能夠善盡再現原作的職責。過去不少學者都提出翻譯必須脈絡化、歷史化，才不至於淪為反逆的操縱者或叛徒。³ 此處單德興特別強調「雙重」的脈絡化，重點即在於譯者不僅須深入了解源語脈絡，才能儘可能充分掌握源語意義，同時還要清楚覺知譯語文化的歷史脈絡，以及譯文引介進來的時空背景，透過這樣的理念與實踐，譯者也就扮演了更加積極的角色，為異文化之間的交流擔負起更重要的責任（2-7）。無獨有偶的是，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同樣強調，一名稱職的譯者必須能夠了解目的語與源語的背景、歷史脈絡，有充分的判斷能力，明白原作作者的地位、風格及獨到之處，才能進而能在譯作中展現出「語言史、作者當下時空的歷史、翻譯語言及語言翻譯的歷史」等等（186-89）。

以上的要求同樣也可以看作是翻譯研究者責無旁貸的要務。如何從譯作中抽絲剝繭，以及在翻譯／再現策略和手法之外，進一步檢視外加於文本的其他文字及再現手法，如單德興在〈譯者的角色〉一文中明確指出，「所謂的『附文本』（paratext），如譯序、譯注、前言、後語，甚至訪談、參考資料等」，都有助於深入探討譯作做為一種重寫作品，如何經過操縱，而得到現有的文學聲譽（20）。

三、中譯的衍繹變形

性別研究學者劉亮雅與張小虹在一九八〇、九〇年代均曾撰文引介吳爾芙，後者並就《歐蘭朵》的文字與影像深入剖析。她們對於台灣之後的同志研究、性別議題蓬勃發展，自是貢獻良多。晚近有更多學者投入

³ 翻譯研究學者如諾德（Christiane Nord）的《翻譯為有目的之活動》（*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哈亭與梅森（Basil Hatim and Ian Mason）的《譯者是溝通者》（*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及浩斯（Juliane House）的〈翻譯的文本與脈絡〉（“Text and Context in Translation”，均曾撰文強調翻譯時文本需要了解脈絡的重要性。

相關研究，不過，尚未有論文就中譯本的詮釋與操作多加著墨。⁴《歐蘭朵：一部傳記》在台灣共發行了四個譯本（見表 1），最早的譯本由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於 1993 年出版，主要便是配合電影上映而發行。英國導演莎莉·波特（Sally Potter）1992 年所拍攝的電影在當時掀起了熱烈討論，在台灣上映時也締造了不錯的電影票房，電影的成功使得這部譯作甫出版數月便追加第二刷，譯者朱乃長是最早譯介吳爾芙的開路先鋒之一。⁵這部譯作屬於該出版公司的「幼獅電影廣場」系列第三號，封面即為多幀電影劇照所組成，內文裡附有多幅劇照，書名亦配合電影片名，譯為《美麗佳人歐蘭朵》。

另外三個譯本均於二十一世紀發行，距離原著出版時間 1928 年，已超過四分之三個世紀之久。2001 年白雅翻譯的版本多所闕漏，譯者的真實身份不詳，這家出版社的出版品質也有不少瑕疵，例如，大幅刪減譯文，不按原作結構分段編排等。就連吳爾芙的中文譯名也和約定俗成的習慣不同，譯成「維珍尼亞·沃夫」，若是不熟悉外國經典文學的讀者，或許會誤以為這是另有其人。2004 年由志文出版社發行的譯本是由資深譯者陳惠華所譯，她另譯有吳爾芙的《戴洛維夫人》（2000）、《自己的房間》（2006），均由志文發行，算是台灣重要的吳爾芙譯者之一。2008 年隸屬於跨國企業的城邦出版集團旗下的新出版社遊目族發行最新譯本，譯者張琰為資深專業譯者，早年即譯有多種文學名著及通俗小說，後來取得輔大翻譯所碩士，翻譯作品以當代文學居多。⁶

⁴ 如胡錦媛〈旅行隱喻：《歐蘭朵》〉，郭家珍（Chia-chen Guo）〈疾病式思考：慾望機器歐蘭朵〉（“Illness as Thinking in Virginia Woolf’s *Orlando*”）等。

⁵ 《現代文學》雜誌於 1961 年 1 月製作第六期，即為〈吳爾芙夫人專輯〉，朱乃長、張秀亞等人分別翻譯了數篇短篇故事及評論（朱乃長翻譯了〈吳爾芙夫人：感覺派小說〉、另以筆名發表的譯文〈鬼屋〉）。朱乃長 1946 年隨國民黨來台，先後就讀於臺灣師範學院英語系及臺灣大學外文系，1964 年經香港回到大陸，在上海師範大學外文系任教，1994 年退休，多年來譯書不輟。

⁶ 張琰在 1970、1980 年代曾譯過羅曼史小說、當代文學名著《法國中尉的女人》（1981）、《根》（1977）等，迄今譯著超過數十種。

表 1 此書台灣譯本資料

原著：	出版年	譯者／出版社	中文譯名
<i>Orlando: A Biography</i>	1993	朱乃長／幼獅文化	美麗佳人歐蘭朵
	2001	白雅／新瀚文化	奧蘭多
	2004	陳惠華／志文	美麗佳人奧蘭多
	2008	張琰／遊日族文化	歐蘭朵

(筆者製表)

如與原著的附文本對照，先就書名來看，四個版本的譯名或是將 Orlando 譯做「歐蘭朵」或「奧蘭多」，不過副標題「一部傳記」都沒有譯出，朱譯本和陳譯本並且加上「美麗佳人」，限定了主角的性別認同，忽略了全書有三分之一強的篇幅，歐蘭朵其實是以男兒身出現的。另外，在本書正文一開始，吳爾芙也清楚地標示著這本書是獻給 V. Sackville West，這在所有中文譯本都付之闕如，完全省略了這個附文本的存在。至於吳爾芙故做姿態所編列的索引，也在四個譯本裡消失無蹤。在這些不同的譯本裡，只有朱譯本保留了作者前言，這短短的作者前言之所以重要，正如前文所述，是因為吳爾芙刻意用正經八百的形式與語調來嘲諷傳記的格式，也為整部作品定調。至於原著中所附的薇塔、其祖先及其他刻意為這部作品拍攝的相關照片，只在陳譯本出現，其他譯本均無保留。這樣的「翻譯之失」(loss in translation) 削弱了原著的戲謔精神，減損了吳爾芙弄假為真、弄真為假以挑戰虛實之分的特色。

雖然未曾保留原作裡多數的附文本，四個譯本仍以不同的方式包裝再現，各自添加了不同的附文本。以朱譯本來看，多幀彩色精美的電影劇照，呼應了這部譯作是配合電影發行，以「電影小說」方式行銷。「電影小說」是晚近新興的一種文類，雖然《歐蘭朵：一部傳記》的原作早已奠定經典地位，但對於台灣大部分的讀者而言，莎莉·波特的電影顯然才是認識這部作品的主要觸媒。有關作者和譯者的簡介，均以封面折頁的方式出現。有趣的是，在封面底頁，有一段說明文字：

在經歷了戀愛、失戀、浮華、虛偽、沈醉詩賦、飽經戰亂、生育、被欺侮等滄桑，最後在失去一切之後，獲得了徹底的解放，而最後的覺悟與自由頗有東坡『定風波』一詞中的『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情』所透顯的東方禪學的哲思。⁷

筆者認為這樣的詮釋不無值得商榷之處，但可以看出出版者／重寫者試圖用中文語境中的某種人生哲學來包裝這部以傳記形式出現的小說。然而，吳爾芙的嘲諷戲謔卻幾乎消失殆盡。

附文本也包括了註解。原作中的註解往往是玩笑諧仿，但在譯作中的註解則是像一般正常的註解一樣，提供解釋說明的功能。除了原作的幾個有捉狹意味的註解外，朱譯本在每一章後也都加了譯註，主要是解釋其中的人名、地名或文中的法文句子。大部分的註解有助於讀者理解文中所指涉英國文化中特殊的歷史人物或地名，不過，在第一章的第十三個註解——「瓦平（Wapping）指的似乎是倫敦位於泰晤士河畔的一處地方。確切的譯名及其地點待查」（53）——卻暴露了朱譯本的不足。

「Wapping」確實是倫敦東區船塢附近一帶，直到二十世紀都充斥著水手、造船、酒吧等濃厚海洋風味。正文裡的敘事描述歐蘭朵與莎夏在倫敦街上與市井小民摩肩接踵，聽到有人說話的口音，令他聯想到瓦平啤酒屋的水手。此處吳爾芙試圖透過細節的勾勒，來呈現出十六世紀倫敦市景的熙攘喧囂。此處譯本的註解並未達到解說的效果，似乎對內文的理解也有所不足，只能照本宣科，未能彰顯吳爾芙原作在此提及瓦平的用心。

在這四個版本中，志文出版社是以經典文學的方式來呈現這部作品。這部文學譯作歸類為「新潮文庫書系」的第466號，編排方式符合該出版社一貫的風格，因此這個版本與其他譯本相較之下，所提供的附文本也最為豐富。不僅有詳盡的作者生平、原著介紹及作者年表外，也

⁷ 應做「也無風雨也無晴」。

保留了原作的肖像與照片，並附上吳爾芙的個人照及家人照。在作者生平の附文本部分，出版者／重寫者直言無諱地敘述吳爾芙與薇塔的情愛關係，甚至引述了薇塔寫給丈夫の信函，「坦承她只和維琴妮亞做過兩次愛」(5)，這樣赤裸の陳述，顯示了台灣在過去十餘年來對於性別論述及情慾の討論，都有更開放の態度與更大の空間。至於原著介紹の附文本，出版者／重寫者回溯了這部作品の出版歷史，以及現代不同媒體の重新詮釋，如歌舞劇、歌劇及電影等，也提供讀者對於相關背景資料及外文本資訊有更全面の認識。值得注意的是，簡介の結論肯定電影引發讀者興趣の貢獻，「如果經由電影の演出能把高水準の文學名著普及到越來越『物化』而缺乏心靈追求の現代社會，也未嘗不是一件美事」(18)。或是在封面底頁出現の附文本，也強調本書是吳爾芙推出後銷售最好の作品之一，「如果想探索維琴妮亞·吳爾芙內心の世界，《奧蘭多》仍然是最好の捷徑」。

陳譯本還有一點與其他譯本不同，出版者／重寫者在每一章都加了一個標題，幫助讀者了解每一章の重點。如第一章の標題是〈美少年奧蘭多〉、第二章是〈詩人之夢〉、第三章到第六章依序為〈望鄉〉、〈生命和情人〉、〈時代精神の召喚〉、〈迎接未來〉。惹內在分析附文本時指出，標題の功能之一是標示主題，但它有可能是矛盾或充滿各種詮釋の空間(84)。就筆者看來，這樣の標題以主人翁為唯一中心，卻忽略了吳爾芙另有以每章串連不同歷史階段の野心，且標題裡對於由男變女這個重要の變身過程略過不提，似乎也是美中不足之處。不過，添加副標題或多加篇章分段，在台灣翻譯書籍是相當普遍の附文本實踐。另外，陳譯本和朱譯本一樣，都提供了譯註，補充說明歷史人物或地名典故等，原作故作玄虛の註解也保留下來，突顯吳爾芙諸仿戲謔の書寫策略。

白譯本是新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在「經典文學」系列下發行的第8號作品。在封面上是一幀歐洲軍官舉起右手，似乎是歡迎致意の姿態，但來源不詳。在封面左下角有一小段出自原作の文字：“He stretched himself. He stood upright in complete nakedness before us, and while the

trumpets pealed Truth! Truth! we have no choice left but confess he was a woman.” 這一段文字恰恰是歐蘭朵變身的描述，對於略諳英文的讀者而言，應該會引發好奇心，想進一步閱讀書中內容，因此這段附文本便達到了引發讀者興趣的功能。⁸

封面折頁有「關於本書」，另外在正文開始之前，有數百字的「內容簡介」，作者名和譯者名只出現在封面頁，就沒有更進一步的說明和介紹。「關於本書」的部分簡述貴族少年在三十歲那年由男變女，歷經四百年英國歷史。有趣的是，列出的英國王室順序錯亂，從「維多利亞女王、伊麗莎白女王」到「詹姆士一世」，令人有些錯愕。在「內容簡介」部分，附文本的文字闡述著：「作者為對激進的小說主義詩歌有所奉獻而著此書，以著名的西森哥斯特花園，維特·莎克維爾西為原型而進行人物塑造」(4)。原本簡介或導讀文字是提供讀者概要及方向，以掌握文中要意，但是這段文字卻令人困惑不解。何謂「激進的小說主義詩歌」？什麼是「著名的西森哥斯特花園」？這樣的附文本不但沒有達到解釋說明的效果，反而橫生困惑及誤導。白譯本的譯文也有不少錯誤及漏譯之處，整體而言，是四個譯本重寫幅度最大、面貌變形最為嚴重者，相形之下，對於理解《歐蘭朵：一部傳記》的經典地位，不僅幫助可能極為有限，甚至可能造成誤解。

和白譯本類似的是，最晚近的張琰譯本沒有目錄，也沒有譯者介紹。張譯本僅在封面折頁裡有簡短的作者介紹。封底的文字寫著：「歐蘭朵在三十歲之前是男人，之後變成女人，就此持續下去……」。除此之外，這個譯本並沒有其他的附文本提供讀者任何線索來了解這部原作的定位或重要性。張譯本的註解安排和朱譯本、陳譯本不同，它是以括號夾註在正文內的方式呈現，似乎儘可能不要破壞敘事的流暢，讓讀者儘量地沉浸在引人入勝的故事，而不會被註解打斷閱讀過程。至於原作裡捉狹的註解，張譯則用括號的方式直接插入正文，讀起來似乎是作者的補充，

⁸ 台灣向來有出版英美文學作品中英文對照版本的風氣，本書雖然並無中英對照，但在封面的英文引述似乎是想營造某種異國風情，增加作品的價值。

喪失了原作刻意用註解來嘲弄傳記及歷史書寫營造真實考據之感。

綜而觀之，張譯本的附文本包裝手法旨在突顯故事，對於原作的戲謔、炫技之處則多所淡化。讀者或許從看似流暢的文字輕鬆地閱讀了整個故事，但是對於吳爾芙處心積慮要突顯的性別政治、顛覆正統經典書寫的努力，未必能夠深入掌握。再就譯文本身而言，除了白譯本外，朱、陳、張三個譯本都儘可能忠實再現吳爾芙的敘事。不過，張譯本似乎有較多錯誤或文句不貼切之處。

張譯本有時措辭不甚適切，如第四頁譯文描繪歐蘭朵的俊美風采，竟用了「天生尤物」來形容，其實原文的意思是強調他的相貌堂堂，天生就非凡俗之人：“Orlando, to look at, was cut out precisely for some such career” (14-15)。若參考朱譯：「你看歐蘭朵的外表，他顯然就是為了這種了不起的生涯和事業而生的」(6)；陳譯：「看看奧蘭多，他注定要走的的就是這類的生涯」(22)；至於白譯則錯誤太多，以下均不討論其譯文。又如原文裡 “He sighed profoundly, and flung himself...” (18), “fling/flung” 在英文原意是 “to throw sb/sth somewhere with force, especially because you are angry” (“Fling,” def. 1)，但張琰卻譯成「跌坐」(8)，據大陸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源》解釋，「跌坐：雙足交疊而坐」，與「fling/flung：用力拋擲」之意相去甚遠。朱譯和陳譯都用「撲倒」顯然較為貼切。

又如小說開始提及歐蘭朵在遇到莎夏之前的三段戀情，其中第三段是 “Euphrosyne, was by far the most serious of his flames” (32)，意思是這段戀情算是目前為止他最認真的一次。不過，張譯卻誤解 serious 的意思，而譯成是「她是到目前為止是他的戀人中最嚴肅的一個」。接下來述及的 “The Great Frost” (32) 指的是 1608 年英國史上一場嚴重的大風雪，張譯成「大寒」並不是很恰當，在中文語境裡，「大寒」是節氣名，指的是二十四節氣中農曆一月二十到二十一日之間，並有「大寒不寒，春分不暖」之說。⁹ 在翻譯時，有時採用古詞或自創新詞，可以為譯文營造新鮮意象或豐富其語意。但是以「跌坐」、「大寒」兩例看來，張譯在這個文

⁹ 參見行政院農委會網頁對「大寒」之說明。

本的嘗試顯然並不成功，反而有誤導、誤譯之嫌。

《歐蘭朵：一部傳記》的敘事有趣之處在於傳記作者常常會現身說法，前言即為一明顯事例。在文中，他／她也不時會跳出來，例如在第二章一開始，吳爾芙藉由傳記作者口中描述為歐蘭朵作傳面臨到的一個考驗，那就是他昏睡七天七夜，醒來後又一切如常的離奇經驗：“The biographer is now faced with a difficulty which it is better perhaps to confess than to gloss over....on and on methodically till we fall plump into the grave and write *finis* on the tombstone above our heads” (63)。在語氣上，朱譯相當生動地捕捉了吳爾芙文句的捉狹戲耍的口吻：「作者現在遇到了一個難題。與其把它搪塞過去，還不如從實交代為好。……直到他啪的一聲跌落到墳墓之中，然後在他那頭頂上的墓碑上寫下『結束』二字，就算大功告成」(54)。在原文裡，吳爾芙刻意用在中古時期通用的拉丁文字眼 *finis* 來強調一切終止的意思，朱譯選用引號來達到原文中強調的效果。「啪的一聲」也活靈活現地突顯了聲音和動作。

吳爾芙的玩笑不僅開在別人身上，也不放過自己。在第二章的後半，她描述歐蘭朵結識文學批評家尼克·格林 (Nick Greene) 之後，對創作和生命有了不同的看法，並且重拾對大自然的熱愛。敘事者告訴我們：

how things remain much as they are for two or three hundred years or so, except for a little dust and a few cobwebs which one old woman can sweep up in half an hour; a conclusion which, one cannot help feeling, might have been reached more quickly by the simple statement that “Time passed” (here the exact amount could be indicated in brackets) and nothing whatever happened. (94)

此處吳爾芙是拿自己的作品《航向燈塔》第二章的篇名〈時光流逝〉(“Time Passes”) 開了個玩笑，對於不熟悉這個「圈內人笑話」(in-joke) 的讀者

而言，若能加上註解，當能更加了解吳爾芙的戲謔不僅是對文類、風格，也對作者自身書寫一網打盡。在較具學術價值的英文原著版本便會對此加上說明，以豐富其互文性，例如 1992 年的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版本便有充分的說明。雖然陳譯本和朱譯本都對人名或典故加了註解說明，但是對於像上述這個例子，卻沒有任何譯本加註，對於幫助讀者更加深刻賞析吳爾芙作品實屬美中不足。

時間向來是吳爾芙作品極為關注的一個主題，但是在《歐蘭朵：一部傳記》裡，她卻一逕採用輕鬆風趣的方式來呈現她對時間的看法。甚至嘲諷傳記作者目光侷限，僅關注傳記主有限生涯，無法從宏觀視野觀照生命意義或傳記主的貢獻及地位。其中一處述及人為時間長短和我們所感受的時間長短未必相契合（這也是吳爾芙作品一貫的主題），吳爾芙用了三行半的長句去突顯時間的節奏和慢慢流逝的感覺，除了朱譯本外，其他譯者均用英文長句譯成中文的慣用策略，將長句拆解成數個短句，似乎較符合中文的表達習慣。此處，朱譯掌握了吳爾芙作品的特色，展現其翻譯技巧的精湛及對文氣的敏感度，這段原文如下：

. . . there was no time/for the smoothing out and deciphering of those thickly/ scored parchments which thirty years among men and/ women had rolled tight in his heart and brain. (96)

朱譯本：

……他也沒有時間去撫平並且索解他和那些男男女女一起度過的三十年歲月將之在他的心靈和頭腦裡面緊緊地捲了起來的上面有著畫線的羊皮紙上記載著的信息。(87)

陳譯本：

……也不夠用來撫平、解譯這三十年來無數男女在他心中和腦海交織的那些厚厚羊皮紙紀錄。(86)

以一般中文翻譯的常規（norms）而言，絕大多數的批評者和讀者大概都會認為陳譯在此處的翻譯較為通順流暢，合乎中文的習慣，但是若考量吳爾芙原作的特色，我認為朱譯本更能掌握其語言的特色及修辭技巧。

綜而觀之，朱譯本是保留原著附文本較為完整的譯著，兼顧了吳爾芙原作的詼諧捉狹特色，雖然未必能充分再現原作對英國文學及傳記書寫的戲耍嘲弄，但是在出版社用「電影小說」書系包裝下，倒也成功地帶給本地讀者重新脈絡化的譯文閱讀經驗，得以認識吳爾芙這部獨具創意的文學鉅作。陳譯本在向來以出版經典作品為職志的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書系下，恰如其分地呈現吳爾芙的經典地位，譯文也合宜適切地傳達出原意。不過就文字的節奏、韻律及修辭而言，朱譯本比陳譯本更能凸顯吳爾芙的風格。至於白譯本及張譯本則有借吳爾芙文名，打著「經典文學」的標籤以吸引讀者之嫌，卻未善盡譯介之責。當然，這未必全然是譯者的責任，在台灣當前的出版生態下，很多時候是出版社的編輯策略所致，譯者未必有太多置喙之處。就附文本的呈現而言，白譯本和張譯本也明顯較為不足，同樣削弱了這部原作的獨到之處，或是忽略了在雙重脈絡化下可能帶給譯文讀者補充資訊的重要性。

表 2：原著與譯文之附文本比較

	原著附 文本／ 前言	原著附 文本／ 作者註	原著附 文本／ 肖像與 照片	原著附 文本／ 索引	譯本附 文本／ 電影劇 照	譯本書 系
朱譯本	√	√	×	×	√	電影小 說
白譯本	×	×	×	×	×	經典文 學
陳譯本	×	√	√	×	×	經典文 學
張譯本	×	△	×	×	×	經典文 學

(√：有；×：無；△：雖有保留，與原著呈現方式不同。筆者製表。)

四、重寫的可能

吳爾芙的原作有意識地以各種附文本來達到她嘻笑怒罵、嘲諷文類劃分與正史書寫的目的，有很大的原因是她的作品是由她和丈夫雷納德所創辦的霍格斯出版社所發行，她不僅是作者，也有充分的權利決定書籍的出版風格與形式。而在台灣的翻譯作品，譯者通常能決定的事項相當有限，書籍出版的樣貌、附文本的內容等都是由出版社和編輯來決定的。前文所鋪陳的論點正是要強調在譯介一部作品時，附文本及正文的翻譯與詮釋同樣扮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如前文及表 2 所呈現吳爾芙《歐蘭朵：一部傳記》四個中譯本的附文本及正文比較，我們可以歸納出朱譯本是以「電影小說」這樣的文類來包裝整部作品，因此無論是封面或內文附加的彩色精美劇照，都強化了這樣的形象。就朱乃長的譯文看來，原作詼諧戲謔、裝腔作勢的前言與註解均獲得保留，譯文也儘可能再現

吳爾芙原作的邏輯與修辭風格，堪稱是重寫的佳作。至於另外三個譯本均以「經典文學」的範疇來包裝、重寫吳爾芙的原作，只是在重寫的過程中，白譯與張譯未能實踐單德興所強調的「雙重脈絡化」，陳譯雖然也加入了不少附文本，為台灣讀者說明吳爾芙的文學地位，並且做了簡要導讀，不過，就原著戲謔狹窄的成份而言，在譯著裡就失色不少。

以雷飛維為首等學者所提倡的操縱學派，旨在避免過去以原文為尊、譯文只是附屬或次等地位的翻譯論述迷思，但是這並不是說翻譯做為一種重寫，就可以隨意改寫或嚴重誤讀原文，犯下在邏輯上無法自圓其說的錯誤。雷飛維採用較為宏觀的角度探討譯者因為受到贊助者因素、美學觀與意識形態等影響，而採取各種翻譯策略對譯文進行不同程度的操縱（*Translation* 11-15）。不過，任何形式的改寫都難免受到時空語境的限制，而不應該將重寫當做是譯者能力不足的開脫之辭。雷飛維的觀點確實使後繼學者意識到原文不是判別譯文好壞的絕對標準，重寫對於文化交流有不可輕忽的重要性，他所沒有提及的是，譯文的最後呈現與編輯、出版社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很大的關係，編輯勢力的介入往往透過附文本而得以展現。這也是本論文試圖藉由討論附文本的得與失，彰顯其在翻譯引介文學作品的一席之地，進而補充雷飛維有關重寫之議論。

以白譯本或張譯本為例，對原文理解有限，以致影響譯文詮釋有所不足，這確實是譯者之失，但是附文本的說明編排、經典作品的導讀介紹欠缺，這恐怕就是編輯與出版者不容推托之責。若是以經典文學當做書系行銷策略，那麼譯者／重寫者就應該協助譯文讀者理解原作及譯作的書寫脈絡，明白這部作品在原語脈絡何以佔有經典位置，而不是因為原作者是經典作家，其任何作品就可以用「經典文學」的標籤輕輕帶過，徒然讓譯文讀者錯失了認識世界文學經典作品特色的機會。

不容否認的是，在以經典文學為包裝的譯本之中，志文出版社發行的陳譯本算是其中最嚴謹的版本，讀者可以從註解、導讀、作者簡介及生平照片等附文本，獲得較完整的資訊去理解原作的歷史脈絡及作者的文學評價與重要地位，不過，若是能再對正文的指射有更多說明，或許

更能夠幫助中文讀者欣賞《歐蘭朵：一部傳記》不同於一般傳說／小說的微言大義。例如，吳爾芙寫作時參考了薇塔所撰述的《諾爾與塞克維爾家族》(*Knole and the Sackvilles*) (1922)，這部傳記小說不僅是對薇塔致意，也側寫了諾爾大宅和塞克維爾家族數百年的歷史。因此，赫兒邁妮·李 (Hermione Lee) 特別指出吳爾芙的原作花了不少篇幅著墨這棟大宅莊園及英國貴族傳承的歷史，即便語氣中不無嘲諷，但並無損於諾爾大宅在《歐蘭朵：一部傳記》的重要地位 (*Novels* 144-45)。如果重寫者也能將諾爾大宅的照片或圖片附加於文本裡，我相信這更能帶領讀者進入原作所試圖勾勒的世界，也讓中文讀者對於歐蘭朵所處的英國階級文化有更深層的了解。這不也是世界文學的作用之一嗎？

如本文所論述，在吳爾芙《歐蘭朵：一部傳記》的四個中譯本中，譯者／出版者／重寫者分別用不同的模式來包裝呈現這部作品。¹⁰ 雷飛維主張重寫者勢必會因為自身的時空背景及脈絡，來理解詮釋一部文學作品，但是他從未提出重寫者可以完全擺脫原作生產的歷史脈絡。我試圖透過文本分析及譯本比較來說明，重寫者如果不能掌握語言文化的邏輯、修辭及歷史脈絡層次，那麼翻譯做為一種重寫文本，很可能會被主流意識形態操弄，以這四個譯本看來，或是以經典文學當做無限上綱的範疇，或是商業謀利的操弄工具，那麼吳爾芙原作的顛覆與挑戰，跨界文類及質疑性別疆界的種種努力，便就此消失。中譯本的讀者或許只看到一場喧鬧，或是由男變女的數百年歷史冒險，至於作品原本的大膽實驗、挑戰權威法則，透過邏輯與修辭產生的強大的批判力量，也就湮沒於喧囂嘈雜的語言暴力之中。

¹⁰ 某位審查人建議，或可在文中討論台灣理想的「雙重脈絡化」譯本應包括那些附文本，由於在內文裡已討論分析了這幾個譯本被歸類為不同書系，重寫者便採取不同包裝呈現方式，不容否認的是，若干譯本的「雙重脈絡化」或有不足之處，因其欠缺而可能造成的誤解在內文已有靶梳，此處便不再以規範性的角度提出建議，而是強調重寫者應該充分掌握語言文化的邏輯、修辭及歷史脈絡層次，進而提出有助於了解「異」文化的細緻譯本。

附錄一：吳爾芙作品在台灣的中譯

Original	Year of Translation	Translator/Publisher	Translated Title
<i>A Room of One's Own</i>	1973	張秀亞／純文學	自己的屋子
	2000	(張秀亞／天培文	自己的房間
	2000	化重印)	自己的房間
	2006	宋偉航／探索文化 陳惠華／志文	自己的房間
<i>To the Lighthouse</i>	1988/2000	孔繁雲／志文	航向燈塔
	1993	瞿世鏡／桂冠	燈塔行
	1999	宋德明／聯經	燈塔行
	2000	蔣曉棠／維德文化	燈塔之旅
<i>Mrs. Dalloway</i>	1988	陳惠華／志文	戴洛維夫人
	1994	孫梁、蘇美／桂冠	達洛衛夫人
	2000	(陳惠華／志文重	達洛維夫人
	2000	印) 史蘭亭／希代	戴洛維夫人
<i>Orlando</i>	1993	朱乃長／幼獅文化	美麗佳人歐蘭朵
	2001	白雅／新瀚文化	奧蘭多
	2004	陳惠華／志文	美麗佳人奧蘭多
	2008	張琰／遊日族文化	歐蘭朵
<i>The Waves</i>	2007	黃慧敏／麥田	海浪
<i>Monday or Tuesday</i>	2003	范文美／一方	是星期一還是星期二
<i>The Second Common Reader</i>	2004	劉炳善等／遠流 (合輯)	普通讀者-吳爾夫 閱讀隨筆集
<i>The Essays of Virginia</i>	1994	孔小炯、黃梅／幼 獅文化	純淨之泉(隨筆 集)

<i>Woolf</i>			
<i>The Lagoon</i>	1975	陳敏姬等／光啟	瀉湖舊事
<i>Flush</i>	2001	唐嘉慧／圓神	一隻叫活力的狗
<i>Freshwater</i>	2000	楊子宜／唐山	淡水：一個吳爾芙的喜劇
<i>“The Legacy”</i>	1987	劉亮雅／光復 收錄於《當代世界 小說讀本：吳爾芙》	遺贈
	1999	楊靜敏／洪範 收錄於《世界文學 大師選》第五輯， 鄭樹森編。	遺物
<i>Three Guineas</i>	2001	王葳真／天培文化	三枚金幣
<i>On Fiction and Novelist</i>	1990	瞿世鏡／聯經	論小說與小說家 （本書內容與《普通讀者》有若干重 覆文章）
<i>Books and Portraits: Some 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Literary and Biographical Writings of Virginia Woolf</i>	2005	阮江平、戚小倫／ 遠流	書與畫像：吳爾芙 談書說人

引用書目

中文

- 「大寒」。行政院農委會。2011年7月21日。
<http://www.coa.gov.tw/show_adage.php?solar=11786&type=sola>。
- 白雅譯。《奧蘭多》。Virginia Woolf 原著。台北：新瀚文化，2001。
- 朱乃長譯。《美麗佳人歐蘭朵》。Virginia Woolf 原著。初版二印。台北：幼獅文化，1993。
- 胡錦媛。〈旅行隱喻：《歐蘭朵》〉。《文化越界》1.3 (2010)：1-30。
- 陳惠華譯。《美麗佳人奧蘭多》。Virginia Woolf 原著。再版。台北：志文 2004/2006。
- 張琰譯。《歐蘭朵》。Virginia Woolf 原著。台北：游目族，2008。
- 張小虹。〈兩種《歐蘭朵》：文字／影像互動與性別／文本政治〉。《性別越界》。台北：聯合文學，1995。10-39。
- 楊莉馨。《20世紀文壇上的英倫百合：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單德興。《翻譯與脈絡》。台北：書林，2009。
- 劉亮雅。〈時間與藝術想像：論吳爾芙三部主要小說〉。《中外文學》15.12 (1987)：48-70。
- 。〈深沈與戲謔雙面：吳爾芙〉。《聯合文學》15.2 (1998)：22-24。

英文

- Bosseaux, Charlotte. *How Does it Feel? Point of View in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Virginia Woolf into French*. Amsterdam: Rodopi, 2007. Print.
- Bowlby, Rachel. Introduction. *Orlando*. By Virginia Woolf. Oxford: Oxford UP, 1992. xii-xlvi. Print.
- Caws, Mary Ann, and Nicola Luckhurst, eds. *Reception of Virginia Woolf in Europe*. London: Continuum, 2002. Print.

- Feal, Rosemary G., ed. *Presidential Forum: The Task of Translation in the Global Context*. Spec. issue of *Profession* (2010): 1-226. Web. 20 Dec. 2012.
- “Fling.”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2014. Web. 20 Dec. 2012.
- Genette, Gérard.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 Jane 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7. Print.
- Guo, Chia-chen. “Illness as Thinking in Virginia Woolf’s *Orlando*.” *Tamkang Review* 41.2 (2011): 97-114. Print.
- Hatim, Basil and Ian Mason.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London: Routledge, 1997. Print.
- Hermans, Theo. *The Conference of the Tongues*. Manchester: John Benjamin, 2007. Print.
- House, Juliane. “Text and Context in Transl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38 (2006): 338-58. Print.
- Lee, Hermione. *The Novels of Virginia Woolf*. 1977. London: Routledge, 2010. Print.
- . *Virginia Woolf*. 1996. New York: Vintage, 1999. Print.
-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New York: MLA, 1992. Print.
- .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 1992. Print.
- Nicolson, Nigel. *Portrait of a Marriage*. London: Weidenfeld, 1973. Print.
- 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Print.
- Spivak, Gayatri C.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London: Routledge, 1993. Print.
- Squier, Susan M. “Tradition and Revision in Woolf’s *Orlando*: Defoe and ‘The Jessamy Brides.’” *Virginia Woolf*. Ed. and Intro. Rachel Bowlby.

London: Longman, 1992. Print.

Woolf, Virginia. *Orlando: A Biography*. 1928. Ed. and Intro. Rachel Bowlby.

Oxford: Oxford UP, 1992. Print.

———. *A Writer's Diary*. 1953. London: Harvest, 1982. Print.